

张黑女

张黑女的名字一看到就暗暗叫好。王奴儿、刘杀鬼、雍纠、胡泥、栗腹、同蹄、裴黼、类犴、玄器、武大烈、于雷娃、任毛小、闪震电、刘黑枷、何恃气这些名字都好。在古书上撞见他们，心生亲切，仿佛曾经用过的笔名。

张黑女的名字不仅让我心生亲切，而且心生亲近。想象中张黑女麻衣葛服或者布衣钗裙，像民间传说中的苏小妹，肤色黝黑，薄唇圆脸，乌黑大眼，高耸额头，颧骨外凸。苏东坡作诗戏谑小妹：

未出堂前三五步，额头先到画堂前；

几回拭泪深难到，留得汪汪两道泉。

苏小妹见苏轼额头扁平，了无峥嵘之感，脸长目远，也喜滋滋占诗相讥：

天平地阔路三千，遥望双眉云汉间；

去年一滴相思泪，至今流不到腮边。

关于苏轼的相貌可以荡开一笔，李公麟绘本《扶杖醉坐图》，苏子按藤杖，坐磐石，黄庭坚说极似其醉时意态，清人翁方纲考证说与苏轼本人的形象接近，画上是一小眼睛、八字胡、高颧骨、蓄长须，并不胖的书生，呈洗练之态。

张黑女者，原名张玄，须眉也，并非巾帼，读音张贺汝。《魏故南阳太守张玄墓志》录叙其事，清时避康熙讳，遂称《张黑女墓志》。此碑魏普泰元年十月刻，区区三百多个字，无非张玄为官执政的记述，有实情，有溢美，真伪无从查考，也无关紧要，紧要的是此志书法精美。

《张黑女墓志》的拓本一看到也暗暗叫好，心底现出西施浣纱的场景。西施所浣之纱是苎麻做成的一种布料。苎麻为荨麻科草本，其茎部柔韧而有光泽，茎皮可以织布、结网。《张黑女墓志》的线条也如纱般柔韧而有光泽，拆开来可以结网可以捕鱼，捕蠹鱼。旧书中常见蠹鱼游离的身影，每每看见总忍不住除而快之。

蠹鱼肆虐，时间如洪水猛兽，却淹不了吞不下张黑女的墨色。《张黑女墓志》极完好，无古碑常见的漫漶侵蚀。艺术家未必长寿，艺术品每每毫不费力跨过时间的渡口，一跃千载数千载。到底金石永年。

我读《张黑女墓志》，或以手书空，或墨涂纸上，能感受到书家的笔法，层叠不

紊，功力到了，以墨法融洽笔法。《张黑女墓志》的好，气韵生动从力出，又有墨韵。《张黑女墓志》意蕴隐隐透着空灵，黑与白的交织或者黑与白的背后有一只或几只躲在雕栏上或者窗花后朝天而鸣的画眉。见过一些《张黑女墓志》的临本，画眉变成了墨猪，到底是过于讲究碑学里的墨法了。

《张黑女墓志》字字有定法，难得出之自在、一意孤行。孤行好，一意孤行更好。巧夺天工，一意孤行，任别人拉帮组派，营私结党。

玉剑出鞘

《石门铭》全称《泰山羊祉开复石门铭》，王远书丹，武阿仁凿刻于陕西褒城县东北褒斜谷石门崖壁。康有为将其列为神品，说飞逸奇浑，翩翩欲仙，若瑶岛散仙驭鸾驾鹤云游。碑刻文章也颇好，字句偶见嶙峋，清丽处有魏晋小品之风：

河山虽险，凭德是强。昔惟畿甸，今则关疆。永怀古烈，迹在人亡……水眺悠晶，林望幽长。夕凝晓露，昼含曙霜。秋风夏起，寒鸟春伤……威夷石道，驱牧其驹。千载绝轨，百辆更新。敢刊岩曲，以纪鸿尘。

《石门铭》为正书，有篆隶笔法，笔势与体势有《石门颂》的跌宕、开张与奇崛。《石门颂》有仙气，一仙翁行于步行或者骑驴看花。到《石门铭》这里，仙翁跨上鹤背，一骑如烟，流连在黑风白云之间。

《石门铭》通篇有仙气，字体结构飘然，不知王远书丹如此，还是武阿仁凿刻时倾入了自己性情。黄锡蕃《刻碑姓名录》录有石师武阿仁，说其作只见这一块石刻。书丹者王远，生平亦无考，笔迹亦唯见此碑。汉简魏碑里多少书家不知生平、姓名无考，他们是巧夺天工的国手。

很多年前的某日，那些石师，左手握凿子，右手持铁锤，面对书写好的碑石叮叮当当，先顺着字的笔画慢慢凿出一条线，再沿线条两边放斜凿尖，由外往里，凿开笔画，字体也变深了，石板上渐渐现出秀美的汉字。刻字之余，不时俯身吹拂去石末，白灰纷纷扬起落得满身，一瞬间就白了头，果真提笔就老。那些碑刻经历阴晴雷电，笔画之间多了风霜多了沧桑。

王远为太原典签，《石门



月光城 随笔

张黑女

胡竹峰

铭》一笔一画，让人觉得舒服，能见到书丹时的自在，旷达、放松、愉悦。南北朝以诸王出使，朝廷派典签佐之，典领文书之类，后来慢慢变成抑制宗室诸王的要人，权力渐大，遂有签帅之称。到底是签帅，《石门铭》的书写未见纤弱，只有侠士气、将帅气，结字如玉剑出鞘，笔画义无反顾，又空灵又结实，有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侠客风。

在石门褒斜山谷绝壁摩崖上书丹、刻石，绝非易事，远不及在书斋作字一挥而就。山高林密，碑刻所处地陡峭难立，王远倚崖就势，以朱砂在碑石上书写，立笔不乱。洛阳石师武阿仁钉凿岩石，悬崖峭壁上运刀欢歌。丹书钉凿在苍茫的石壁上合奏一曲弦歌，余音绕谷，千年不绝。云端的鸾鹤如惊弓之鸟一路高飞，飞入馆阁体的笔尖，纸上平添几分清逸。

瘞鹤铭

闲来理书，书箱里翻出《红楼梦》，一翻翻到“老学士闲征姽婳词，痴公子杜撰芙蓉诔”一节。曹雪芹的笔墨至此快到尽头了，大观园的故事露出残景。曹雪芹写残景，犹带明朗气，像盛夏西天晚霞。高鹗的续书，并非狗尾，更像井绳。六七岁的光景，被蛇咬过，强忍着看完了《红楼梦》后四十回，可惜神兴终若老牛破车，窒滞进拽。晚清人好续《红楼梦》，见过不下十种，风气至今不改。每每读来总是厌倦，连井绳也不如，只是一根草绳，还染有洋红。

《红楼梦》续书，我只读完了张之《红楼梦新补》。张先生新补，颇有新颖别致处，写元妃赐婚、黛玉泪尽而逝、贾府抄没一败涂地、荣宁子孙树倒猢猻散、贾兰贾菌中举、宝玉宝钗家计艰难、王熙凤被休含恨自尽、宝玉躲避穆侯举荐而悬崖撒手、史湘云沿街乞讨、宝玉遣婢、生计所迫卖画打更等情事，叙来洋洋洒洒，又惊心动魄，满腹辛酸。张之遣词描红，未得曹雪芹风神，好在颇有几分形似，有酸苦意趣。今人未必不如古人。

和友人闲聊，谈起《瘞鹤铭》，说古今那么多人书学此碑，无人得宏旨，只有徐悲鸿入神了。徐悲鸿的书法，不少论者人云亦云说受益于康有为。友人法眼，一语道破天机，让我受用。

《瘞鹤铭》的“瘞”字颇生僻，鲁鱼亥豕，曾读成糜字，又读成病字。病鹤成汤，瘞鹤成铭，想当然耳。乡居岁月艰苦，农家鸡鸭鹅之类病了，舍不得扔掉，赶紧杀了炖汤。

“瘞鹤铭”三字组合，视觉上有压迫意味。《瘞鹤铭》的书法却舒朗，像中年儒士着家居服散步，况味几近牵黄犬出上蔡东门逐狡兔。

《瘞鹤铭》残石，字体松散夸张，向四周开张，有开张天岸马之雄姿。黄庭坚当年在京口断崖见过碑石，感慨美不可言，誉为大字之祖。后人推崇其笔法之妙为书家冠冕，意合篆分，派兼南北。我倒不以为然。某人家病死一鹤，写铭文以葬之，颇有些戏谑之心，一个像煞有介事的玩笑而已。《瘞鹤铭》文辞戏谑，不乏豁达，可贵处在于游戏，在于家常，内容有趣趣，也就是心情。

鹤寿不知其纪也，壬辰岁得于华亭，甲午岁化于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夺余仙鹤之遽也。乃裹以玄黄之巾，藏乎兹山之下，仙家无隐晦之志，我等故立石旌事篆铭不朽词……

鹤是珍禽，浮丘公曾著《相鹤经》。雷门大鼓，白鹤飞去不再声闻千里。丁令威成仙后化成仙鹤，在华表上停留显形。这些事幽微迷茫，难以分辨。而你化解身形，将往何方？在焦山西侧筑起你的坟茔，这里是安宁之地。坟后有鼓荡的长江洪流，坟前的焦山就是重重墓门。左方是遥远的曹国，右方是险峻的荆门。茅山北面是凉爽干燥之地，地势胜过华亭的风水。于是我邀集了几位朋友，在此埋葬你，并写下这篇铭文。

《瘞鹤铭》作者不传，有人说是陶弘景，有人说是王瓚，有人说是顾况……还有人说是王羲之。如果是王羲之的话，我倾向青年王羲之，时间在坦腹东床之前，《瘞鹤铭》里有青年人的烂漫之心。说到王羲之，索性绕远一点。王羲之的书法有一个遵古时期和创新阶段，《姨母帖》之类几乎是古法用笔，《瘞鹤铭》也是古法用笔。到《丧乱帖》《兰亭序》，则用了新法。

不少古人喜欢鹤，梅妻鹤子是美谈。读《瘞鹤铭》，想起春日与友人结伴去孔雀园，见到几只白鹤，长腿又粗又壮，身姿肥硕如鹅，毫无仙气，并不见佳，如一群呆鸟。